

夜登凤凰山

□赵昌军

凤凰山上的凤凰楼，作为达州的知名景点和地标建筑，巍然矗立在凤凰山之巅，那独特的造型，那红艳醒目的外观，是无数远在他乡的达州人心中跃动的记忆符号。作为达州人，如果你没有徒步攀登过凤凰山，没有感受过“百步九折萦岩峦”的登山步道，你一定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达州人。

说来惭愧，我经常到达州，也曾多次登临凤凰山。一友曾登顶，故识途。此行终于让我寻得正确的登山入口。沿石块镶面的登山步道缓步徐行，欣赏山间美景，半山见张爱萍将军的《忆州河》诗碑，诗曰：“凤凰山上凤凰飞，骏马奔腾骏马催。常忆州河风卷浪，万山红遍待时归。”碑上的书法龙飞凤翥，大气磅礴，不知是否为将军笔迹，大家流连赞叹有时。待至山腰的元稹纪念馆，已逾下午五时，馆已闭，大家略怅然。一友腿脚不利，不宜久行，且时不充裕，故下山。乙巳岁孟冬廿九日，赴达州。晚餐后，天尽黑。于街头望山顶，红军亭金光灿烂，凤凰楼红光四射，同行友人周君年轻气盛，欲夜游，而我亦欲一了心中夙愿，故邀田君彭君一路偕行。

至元稹纪念馆稍歇，从馆左步道继续一路攀登。夜晚人迹稀少，石梯盘旋，茂密林间一片阒静，偶有鸟雀啾啾，一路山风悠悠，大家兴致勃勃，不时汗出，于是解衣继续前行。虽然夜间无法欣赏林间美景，但大家都志在登顶，亦觉无憾。登山步道两侧，路灯明亮，成为上山的天然引导，大家边走边谈些琐事，不时便至第二景红军亭。

红军亭巍峨壮观，为四层飞檐重塔式建筑，建于山脊悬崖之边。夜晚，红军亭在金色灯光下更显气势恢宏。亭尖有宝顶，红光闪烁，熠熠夺目。亭前后皆有小平场，四周大理石栏杆晶莹剔透，灯影朦胧，亦如仙山秘境。立于石栏旁，达城夜景尽收眼底，一条条街道如金色的河流静静流淌，车水马龙；一座座高楼灯火通明错落有致，直接九天苍穹。亭中有各种革命文物展览，惜其夜晚已闭馆，不得入。

望最高的山巅，凤凰楼红光四射，仿若仙山圣境。四人此时本已皆有倦意，然周君用手机导航一查，步行仅需二十余分钟，遂决定一鼓作气登顶。

出红军亭后的广场不久，有二中年男子

翫，大气磅礴，不知是否为将军笔迹，大家流连赞叹有时。待至山腰的元稹纪念馆，已逾下午五时，馆已闭，大家略怅然。一友腿脚不利，不宜久行，且时不充裕，故下山。

乙巳岁孟冬廿九日，赴达州。晚餐后，天尽黑。于街头望山顶，红军亭金光灿烂，凤凰楼红光四射，同行友人周君年轻气盛，欲夜游，而我亦欲一了心中夙愿，故邀田君彭君一路偕行。

至元稹纪念馆稍歇，从馆左步道继续一路攀登。夜晚人迹稀少，石梯盘旋，茂密林间一片阒静，偶有鸟雀啾啾，一路山风悠悠，大家兴致勃勃，不时汗出，于是解衣继续前行。虽然夜间无法欣赏林间美景，但大家都志在登顶，亦觉无憾。登山步道两侧，路灯明亮，成为上山的天然引导，大家边走边谈些琐事，不时便至第二景红军亭。

红军亭巍峨壮观，为四层飞檐重塔式建筑，建于山脊悬崖之边。夜晚，红军亭在金色灯光下更显气势恢宏。亭尖有宝顶，红光闪烁，熠熠夺目。亭前后皆有小平场，四周大理石栏杆晶莹剔透，灯影朦胧，亦如仙山秘境。立于石栏旁，达城夜景尽收眼底，一条条街道如金色的河流静静流淌，车水马龙；一座座高楼灯火通明错落有致，直接九天苍穹。亭中有各种革命文物展览，惜其夜晚已闭馆，不得入。

望最高的山巅，凤凰楼红光四射，仿若仙山圣境。四人此时本已皆有倦意，然周君用手机导航一查，步行仅需二十余分钟，遂决定一鼓作气登顶。

出红军亭后的广场不久，有二中年男子

挽衣疾行而至，听其谈论为登山爱好者。出发时我曾感叹吾等夜游行为之疯癫，恐人知而笑，见此登山疾行二人，忽有张岱夜游西湖湖心亭看雪遇知己之感，真如其文中舟子之言：“莫言相公痴，更有痴似相公者。”如有酒菜，真欲呼此二人于此山巅小酌数杯，可惜山上的农家乐皆已闭店，且二人行色匆匆，或许亦不欲停留也。

将至凤凰楼，山顶反较平旷。有一湖，夜色朦胧不得细观。凤凰楼建于山顶广场中央，高约40米，共六层，是一个巨大的唐代宫灯形建筑，通体红色。楼内有旋转扶梯可登顶。至第四层起楼四周有观景回廊。楼内古色古香，雕梁画栋。登至楼上，再俯瞰全城美丽夜景，顿觉襟怀畅阔。城内灯火辉煌，如天上银河群星密布，但更比群星璀璨。远处火车汽笛声悠悠传来，让人在静思冥想中忽然感受到这城市涌动不息的生机。观远山深黛，如巨龙蜿蜒起伏，山脚的州河静静流淌，在两岸灯火中微微泛出粼粼波光。山川壮美，直欲让人放声长啸或引吭高歌。此时山风猎猎，凉意顿生，先前的热汗消散一空。

站在楼上，遥想当年元稹或许也曾在凤凰山上吟诗作赋，盛赞达州之通达百姓之安居乐业，而后百姓登山送其扬帆东去，世事沧桑而人文不息，不禁又感慨万千。大家甚觉此夜行实为人生之一美事，亦当成未来之一独特回忆也。

返程顺盘山公路而行，免陡峭石梯之苦，甚为轻快。至元稹纪念馆，又行步道。返回城中，已逾二十二时半。

大巴山有支“三苏”后裔

□苏茂江

国学大师梁漱溟在《中国文化要义》一书中认为，“中国人的家是中国文化的要领所在”。“宦迹渺难寻，只博得三杰一门，前无古，后无今，器识文章，浩若江河行大地；天心原有属，任凭他千磨百炼，扬不清，沉不浊，父子兄弟，依然风雨共名山。”三苏祠的长联，向人们生动地描述了“三苏”的家风和人品气节。

“三苏文化”源于眉山，苏氏后裔在千年的播迁之中也将“三苏世家”的家教家风传到了全国更多地方。其中，我们在大巴山深处竟然发现一支“三苏”的后裔，数百年来他们将“读书正业、孝慈仁爱、非义不取、为政清廉”的训诫与山地的坚毅、质朴相融合，在岁月褶皱里默默守护并发扬着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神图谱。这不仅是一段家族记忆的延续，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实践，滋养了以智慧涵养心性、以团结凝聚血脉、以责任书写传承的繁荣家园。

深山引子： 深山古碑的无声述说
<p>在川东北层峦叠嶂的大巴山深处，散落着数百座青苔斑驳的古墓碑碣。这些大多镌刻于清乾隆至光绪年间的石碑，静静矗立在田间地头、荒坡林畔，看似寻常，却藏着一个被时光掩埋了近千年的家族秘密——它们共同指向一个史实：有一支宋代文豪苏洵、苏轼、苏辙“三苏”家族的嫡传后裔，人口已逾数万之众。</p> <p>2015年，当两部珍藏的清同治六年（1867年）《苏氏族谱》重见天日，与散落山野的数十通古碑铭文相互印证时，一段清晰而完整的迁徙脉络浮现于眼前。国内苏学研究专家在审阅这些实物资料后无不深感惊讶：在川陕之远远离眉山数百里之外的大巴山腹地，竟隐藏着一支如此庞大且传承有序的“三苏”后裔队伍。更令人惊叹的是，这支族人不仅完整保存了从眉山迁徙而来的集体记忆，更以碑刻、谱牒、祠堂匾额等丰富实物，构建起一条跨越时空的实证链。</p>

其分布之广，令人惊叹。谱载居住地涉及今万源、宣汉、平昌、渠县、大竹、通江、仪陇、巴州、南江、城口、广安、南充、阆中、南部、简阳乃至陕西汉中、紫阳等三省市数十县。具体聚落点如西浪垭、皇城坪、黄梁寨、金堂寺等，至今仍是苏姓聚居之地。人口规模达数万余众，其中长房后裔约四五万，次房约一万，么房近两万。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垦殖山林，建设家园，同时严守族训：“立信做人，仁义修身；勤俭兴业，博学创新；孝悌传家，清廉守本；崇礼尚法，忠诚报恩。”与近年总结的三苏家家家风“读书正业、孝慈仁爱、非义不取、为政清廉”是一脉相承的。

族源寻踪： 从“眉山先生”到大巴山民
<p>现存最早的系统记载，见于清同治六年由“眉山先生”鉴定、举人苏海撰文、廪生苏含章恭录的《苏氏族谱》。谱序开篇即言：“四川眉州，古称蜀郡，又曰嘉州，山环岷江，水绕眉阳，毓秀钟灵，诞育博学名儒。光禄丞洵公字明允，号老泉，生子轼字子瞻，号东坡、辙字子由，号颖滨，兄弟同科及第，俱拜翰林学士，世称‘三苏’，名垂千古。越数世，传至溯公……”</p> <p>鹰背镇藏同版族谱，记载更为翔实：“……传至宋苏洵字明允，籍眉山程氏生苏轼苏辙，文章经济冠天下，世为蜀人。椒聊繁衍，代有甲科延及苏渊……”这两部谱牒在谱序、宗亲分布、人物名字及世系传承等方面高度一致，形成有力的互证。尤为关键的是，谱中明确提到了连接眉山“三苏”与此支后裔的关键人物——“溯公”。</p> <p>如果仅凭族谱，或许尚存孤证之嫌。但遍布大巴山区的数十通清代碑刻，却以“时间的金石”提供了无可辩驳的佐证。这些碑铭在时间上从清康熙延续至光绪，在地域上横跨万源、宣汉、通川、平昌、通江等数个市县区，形成了一个密集的证据网络。</p> <p>万源庙垭云程苏家营1755年的“四方碑”载：“余家世系衍自眉山，数传以来代产名贤，但历年久远难以尽述……”此碑更刻有完整的《眉阳谱序》及列有三苏人名的圣贤录。</p> <p>平昌金堂寺苏太美1852年的墓碑铭文：“忠横海上溯源久，系继眉山世泽长。唯我远祖起自眉山，迁于巴江，始托迹于长乐乡西浪垭……”通江火炬苏家湾1855年的祠堂碑序言：“余家明允世系远不详……后而移居眉山，传至义三公……”</p> <p>尤为值得注意的是“余家明允世系远不详”这一表述。它坦诚地承认了自眉山迁移至巴州以前世系记录的缺失，却明确指出了“移居眉山”这一关键迁徙节点，并与“传至义三公”直接衔接。这种既诚实又清晰的记载，反而增强了史料的可信度。</p> <p>此外，祠堂横匾“派衍眉山”、清代州府赐匾“眉山再秀”……这些融入日常生活的文化符号，无不昭示着这个家族对“眉山”祖源地刻骨铭心的集体认同。</p>

**关键链接：
《眉阳苏氏族谱》的遥相呼应**

大巴山苏氏自述的源流，并非孤立的地方叙事。当研究者将目光投向江苏常州、浙江遂昌等地保存的宋元时期《眉阳苏氏族谱》时，惊人的吻合出现了。

2025年10月，考察组在江浙依据《眉阳苏氏族谱》记载，苏轼第六世孙有名“苏困”（同渊，渊之古字）者，字仲原，祖宅在镇江，曾管理围田、封椿库等事务。其子苏镇，字季范，因世乱归眉山避寇。而大巴山诸谱碑反复提及的“苏溯公”，无论在名字的读音、所处的宋元之际时代背景，还是“世乱”迁徙的叙事上，都与《眉阳谱》中的“苏困”高度契合。经实地稽考与比对，考察组与苏慎、苏东等苏氏族谱研究专家研究后认定两者实为同一人。

一人。

这就构建起一条清晰的传承链：眉山三苏→第六世孙苏困（苏渊）→苏天佑→苏义三。尽管从苏渊到苏义三之间的具体世系因年代久远、战乱频仍而缺失，但两个独立传承的谱系在关键节点人物上的重合，以及迁徙时间、逻辑的吻合，已足以形成强有力的证据链。

迁徙史诗： 洪武年间的家族抉择
<p>所有碑谱指向一个共同的迁徙始祖：苏义三。而关于这位始祖的记载，又揭示了一个充满智慧与无奈的家族故事。</p> <p>清同治谱载“义三自眉山宦任巴学，建业于四川北道保宁府巴州太平乡一甲西浪垭白果树园，三子同名分为上中下三房，长曰义三、次曰义三、季曰义三，同名者何？盖当时‘三丁抽一’，合以避兵丁也。”万源、宣汉、平昌、巴中等各地数十通碑刻亦有类似记载。</p> <p>“三丁抽一”是明初朱元璋为充实因战乱人口锐减的四川等地，实施的强制性移民政策。为躲避兵役或劳役以及兵燹，保全子嗣，将三个兄弟均命名为“义三”，使其难以被区分抽丁，成为迫于时势的生存智慧。这解释了为何这支苏氏族人被称为“三义三”宗支，实为三兄弟，各开一脉。</p>

数代生息： 从西浪垭到泛巴山地区
<p>自明洪武年间落地，这支苏氏后裔在大巴山巴生息数百年，传承二十余代。他们以最初的西浪垭、皇城坪、黄梁寨为核心，逐渐扩散至巴山蜀水之间。</p> <p>其分布之广，令人惊叹。谱载居住地涉及今万源、宣汉、平昌、渠县、大竹、通江、仪陇、巴州、南江、城口、广安、南充、阆中、南部、简阳乃至陕西汉中、紫阳等三省市数十县。具体聚落点如西浪垭、皇城坪、黄梁寨、金堂寺等，至今仍是苏姓聚居之地。人口规模达数万余众，其中长房后裔约四五万，次房约一万，么房近两万。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垦殖山林，建设家园，同时严守族训：“立信做人，仁义修身；勤俭兴业，博学创新；孝悌传家，清廉守本；崇礼尚法，忠诚报恩。”与近年总结的三苏家家家风“读书正业、孝慈仁爱、非义不取、为政清廉”是一脉相承的。</p>

**群星闪烁：
文武兼备的家族风范**

数百年间，这支隐于深山的家族并未沉寂，而是人才辈出，延续着“三苏”诗书传家、经世济民的门风。

明清以来，有嘉靖举人苏芬、苏彩；嘉庆举人苏思敏；同治进士苏含启终身从教，文名远播；清廷赐匾“眉山再秀”的苏文、苏芳父子；道光大臣苏正容；晚清武官侍郎苏朝斗；御前侍卫、崇化营守备苏玉龙；同治举人苏元孝；兴学乡绅苏英贤；抗捐济贫的苏毓贤；武术名家苏宗济；国子监“兄弟先生”苏登相、苏登仕；古巴州教谕、协修《巴中县志》的苏恒春；蓝翎千总追封“扎亲巴图鲁”陕西眉县建祠的苏儒寿等。更有如长征老红军苏林、苏秀礼；曾任湖北省军区司令员苏德洪、山西省军区司令员苏连涛、吉林省军区司令员苏顺富等；革命烈士苏新荣、苏顺良父子，苏才英、苏桃女子；抗战老兵苏英才是滇缅战场幸存者；志愿军功臣苏仲才；等等。他们从大巴山走向全国，在不同领域为国家民族贡献力量。

薪火相传： 活态的“三苏”文化基因库
<p>大巴山地区有一支眉山“三苏”后裔。他们的存在，不仅是一个家族迁徙繁衍的史诗，更是与其他移民共同塑造了中华文化的“根祖文化”，其间展现了重建家园的韧性、多元民俗的融合性与寻根祭祖保持对“三苏文化”的认同感，传承至今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精神资源，深刻嵌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。移民不仅是人口的流动，更是文化、技术和思想的传播。</p> <p>在相对封闭的山区环境中，这支家族将“三苏”世家崇文重教、孝节义举、经世致用的精神内核，与大巴山的自然人文条件相结合，形成了独特的家族文化与地域贡献，如兴学、修路、义渡、创制非遗等，实现了文化传统的适应性活态传承，更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何以历经风雨而生生不息——正是无数个这样牢记根本、守望相助、于逆境中开枝散叶的家族，构成了中华文化绵延的深厚根基。</p> <p>当众多学者看着“派衍眉山”的匾额，读着墓碑上“忠横海上溯源久，系继眉山世泽长”的联语，翻阅着纸张脆黄的老族谱时，他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历史的尘埃，更是一种文化血脉的强劲搏动。这支隐于大巴山深处的三苏后裔，如同深埋的宝库，守护着一段跨越数千年的家族记忆。</p> <p>他们从眉山走来，在巴山扎根，用数百年的时光，书写了一部属于平凡百姓，却又连接着璀璨文星的壮阔家族史诗。</p> <p>这，正是“薪火相传”最真实、最动人的模样，也是新时代大巴山“眉山三苏”裔孙的真实形态。</p>



凤凰楼夜景

王梦 摄

湖上鎏金

□秋凡

冬日里，与一群文友同游汉丰湖。船在湖上转了一圈，上岸时，天色已近黄昏，大家兴致未尽，随后又驱车前往观鸟台。

汉丰湖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。每年秋冬，成千上万的候鸟来此停歇觅食，就出现了摄影师镜头下“万鸟翔集”的动人景象。而观鸟台，恰是游人亲近这些自然精灵的最佳窗口。

站在观鸟台栏杆前，视野蓦地打开，汉丰湖毫无保留地摊在眼前。这一刻，人不由自主地静下来——眼前景象太满，一下子涌过来，让人忘了呼吸。

风从湖面刮过来，带着湖水的寒意，拂过脸庞，微微凉。可西边那一片天，却烧得毫无保留。太阳已经挨着远山的齿痕了，不再刺眼，成了浑圆的一轮熔金，软软的，稠稠的，好像再多看一会儿，就能从山脊上滴落下来。

它确实滴落了。那熔金的光瀑，从光阴之手倾泻而下，漫过群山，漫过高楼，漫过文峰塔，然后，完完全全地，铺在了汉丰湖这一整块无垠的“画布”上。

这就是“鎏金”了。

我曾在小视频里见过工匠为青铜雕像鎏金。金箔被捻成细粉，融入水银，用小刷子蘸着，一遍遍往雕像身上涂抹，一道道工艺完成后，“金身”便立地而成。而此刻，落日如同匠师，用光辉的刷子，为天地进行一场空前绝后的鎏金仪式。眼前的汉丰湖，从近岸的粼粼细波，到湖心凝滞的深水，好像都敷上了一层流动的金。这金在荡漾，每一道水纹都成了金丝。光，沉在水底，又从水底反上来，让湖面变成了一块温润的巨大琥珀。

最先从这片鎏金的底子上跳脱出来的，是水杉。夏日里碧沉沉的树林，历经季节的

蜕变，此刻已是一片沉甸甸的褚红。它们静立水中，带着生命本身不容置疑的厚重，把遒劲的影子投在金色的水面上，站成无数个挺拔的身姿。风穿过杉林，与千顷的芦花一起，发出沙沙沙的声响，像是季节召唤候鸟的密语。

同行好友萍姐见此美景，颇为激动，忙唤我摆好姿势，拍照留影。我站在栏前，侧身，举起右手，佯装将落日托在掌心，让自己与琥珀般的湖同为一框。

但观鸟台的主角，终究是那些飞着的、游着的、站着的生灵。

你瞧，两只野鸭，像不起眼的毛球，在鎏金水面随波荡漾。我曾在汉丰湖的另一片水域，近距离地观看过它们。它们时常猛地一头扎下去，肥嘟嘟的屁股翘向天，过好一会儿才冒出来，甩甩“2”字形的身躯，喉咙里动了动，大约是吞下了什么小点心。而此时隔得远了，那灵动的身姿就淡成了金光里一团模糊的影。

金光漫过浅滩，歇息的白鹭被染成了温暖的蜜色。也有白鹭，长颈优雅地一伸，双翅倏地铺开，把飞翔变成蹁跹的舞蹈。这舞蹈是清冷的，是寂静的，与热闹无关，只关乎生命本身的舒展。余晖里，倒影与真身掠过水面，恍然一只鸟同时飞行于光的两面。

另有一群水鸟，掠过褚红的杉林顶梢，翅尖被余晖的光芒沾上了郁金香一样的色彩。视觉上的暖，让湖畔的风仿佛有了火苗的形态。

更多的，是那些不知名的、轻盈的飞鸟。它们太小了，在宏大的景致里只是些忽聚忽散的黑点。可当它们成群地从芦苇丛中“轰”地惊起，像一把被无形之手扬起的碎金，投向那轮即将沉没的落日时，你才会惊

叹于它们生命的能量。

当大家都沉醉在湖光春色时，一位来自凉山的文学前辈望着远处的文峰塔，同我们讲起了舞海结盟的旧事。他说起刘伯承元帅当年走过的山路，也说起元帅之子刘蒙先生后来回到凉山看望老友的事。他的语音里，带着大凉山特有的温暖语调。身边好友也聊起，去年刘帅诞辰之日，刘蒙先生曾邀请凉山的朋友来到开州，用深情的歌声与舞蹈，续写那段穿越时光的情谊。

听罢，我的目光越过凉山的朋友，落在远处文峰塔身后的夕阳上，忽然想起史铁生先生的话——但是太阳，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，也都是旭日。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，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顶，布散烈烈朝辉之时，一时心生感慨。我们的生命一如这落日，终将沉静地“走下山去”，然而，那使落日敢于沉没的，是它确信循环的勇气，就如让先辈们敢于跋涉的，是相信道路终将延展的信念。眼前的“熄灭”，在另一面正连接着一场崭新的“燃烧”。如同舞海结盟的故事，穿过岁月，依然能在另一个黄昏里，温暖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。

那铺满湖面的鎏金，是落日慷慨的赠礼，让我们饱览了生命尽情绽放的美丽世界；那褚红的水杉静默如铁，是大地沉淀下来的坚忍，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比时间更缓慢的力量；而舞海故事的又一次重述，是精神的链接，是光与热的传递，让我们对更高远的境界充满向往。

落日渐渐西沉，一行人随车返程。车窗外，湖面暗下来，塔影沉入夜的怀抱。但我知道，有些光不会消失。它们沉入水底，化入山河的记忆，也镀在了一些人的心上，成为他们在漫长路途中标辨方向的不灭的鎏金。